风物写意

芒果香

■ 冷阳

海南霸王岭，被誉为“热带雨林展览馆”，也是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。从昌江县石碌镇往深山里走，路一弯一弯地盘上去，两旁的热带雨林便一层一层地厚起来，厚得几乎要把天光滤成一种幽绿的液体。南渡江从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南峰山发源，千百年淌出的，是琼州大地一脉活水。山里人爱说“霸王归来不看树”，那两株古老的树王，冠幅撑开足有十多米，站在树底下，抬头望，人便显得格外渺小。至于“霸王”二字的来历，说法不一，有说与黎峒首领雄霸一方有关，有说从“伯王峒”“八王岭”一路谐音演变而来。

早春进山，路旁的木棉先于绿叶燃上高枝。它不等陪衬，把一朵朵红硕的花举在高处，像山神在云雾里点起的一盏盏灯。风吹过时，花朵不惊；落下来时，整朵整朵地坠地，颜色仍然红得沉着。这是一种不声张的刚强，像这座山，也像后来我在芒果园里见到的那些人。

我负责管理过的芒果园，就铺在霸王岭山脚下。

芒果园五千亩，对于种植已是很大的体量；可摊在这苍苍茫茫的山体面前，不过像山神随手抖落的一块绿毯。芒果树枝叶密密匝匝地交叠，将日光筛成满地碎金。枝头挂着果实，一个个套在黄色纸袋里，像一群沉默的、正在做梦的孩子。等袋子打开，那才叫好看：象牙芒细长，微微弯出一个骄傲的弧度，皮色淡黄里透着一点青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像握着一柄温润的玉刀；台农圆润饱满，熟透了便通体金黄，香气是直的，不拐弯，一刀切下去，汁水就顺着刀身流淌；贵妃芒最是娇气，红黄晕染的果皮薄得几乎兜不住里面的甜，仿佛稍微一碰，那股子香就要从皮里渗出来。

芒果的香，是有时辰的。清晨露水未干时，香气收着，含在果皮底下；到了正午，太阳把果园烤得暖烘烘的，香气便浓烈起来，混着青草和泥土的气味，人从树下走过，裤脚都要被腌入香味儿。我常想，四千多年前印度人第一次用野芒果进行栽培时，闻见的怕也是这股香味。印度人还把这黄白色的五瓣芒果花看作爱神的箭，说它结的是“爱情之果”。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里写“庵波羅果，見珍於世”，那七个字如果穿过一千多年的风尘落到今天，落在这霸王岭下的果园里，那才叫美妙，那才叫香甜。

果园里的农户，多半从湖南邵阳来。邵阳人吃得苦，霸得蛮，口音里带着湘中丘陵的硬气。他们刚来时，看这满山芒果，眼神里一半是新鲜，一半是掂量。后来不一样了。老周承包的那一片，每棵树哪个枝丫结多少，他比自家孩子的生日记得还清楚。公司加农户，说起来是一纸契约，落到地上，是种苗、肥料和技术员一脚一脚踩进果园里的泥。我们提供苗子和规程，农户们出的是汗水和年月。修枝时，手要稳，剪口要平，留芽要准；套袋时，指尖捏住袋口轻轻一旋，劲儿大了果子蹭伤，劲儿小了袋子兜不住风雨。这些技术活，全在农户们的眼里和心里。

昌江的冬天比三亚要凉一些，芒果的生长周期拉得稍长，上市也稍晚。可也正因为这稍长的等待，夜里昼夜温差一大，果子里的糖分才攒得厚、攒得实。世上好多事都是这样，急不得。就像木棉花早已落尽，枝头换绿，芒果的香却一天天厚起来。等热风一起，芒果下了树，一筐一筐装上车，那股子香气忽然从“园子里的”变成了“路上的”，一路飘香。

霸王岭的云雾每天傍晚从山腰漫下来，漫过树林，漫过黎峒旧地的传说，也漫过我们这五千亩安静的果园。芒果的香在暮色里渐渐淡下去，淡成一种若有若无的甜。我站在果园的瞭望塔上，听见远处老周用邵阳话跟老婆大喊了一句，声音被风削去一半，剩下的那一半落进芒果叶子里，沙沙地，像又在商量明年的农事了。

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

轼纪风华

循踪东坡

■ 符聪

宋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岁次庚辰，已是半生颠沛、垂暮投荒的苏轼，终获大赦，从海南儋州启程，于是年六月二十日抵达澄迈东水港，解缆扬帆，横渡海峡，北返中原。三载儋耳谪居，一朝遇赦渡海，万顷沧波夜渡，他挥笔释怀，赋诗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，定格千古襟怀，抒发了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豁达豪情，道尽平生宦海风霜，诠释一世通透旷达。

虽已光阴千载，但南海潮声未断，古渡遗风犹存。是日，我与同仁踏访东水港古码头。不赏山海之美，唯寻岁月之痕；不为游玩之乐，只循苏轼之踪。一行人到澄迈县东水港考察苏轼登船点、线路，体验苏轼流放琼州的艰辛，感受他的心境，洞悉他历经贬谪后的乐观豁达。

恰逢天公作美，海澈风轻，万里无垠。我们循苏轼当年登舟古道，缓缓而行，沿古港岸滩踏沙寻迹，重走先贤渡海归程。不同的是，苏轼当年启航远行时可是“苦雨终风”后的“参横斗转”之三更半夜，而900多年后的今日，我们眼前却是长空万里无翳，清风漫拂岸堤，碧波粼粼，远岫含烟，一派清朗旷远之景；苏轼当年渡海搭乘的是一叶人力帆船，而我们此番搭乘的东水港村委会的接驳船，是装有发动机的，虽不是邮轮游艇，却是东坡当年的帆船难以企及的。千年古渡，礁石经潮汐磨洗，纹理尽是沧桑；沧海经岁月涤荡，烟波依旧苍茫。脚下是先贤驻足之地，眼前是先生极目之景，古今时空于此悄然重合，千年前的风雨归途、孤臣心境，透过如今悠悠海风、渺渺沧波，依然能感受到东坡先生舟车劳顿的艰辛和苦楚。

宋时朝堂，奸佞当道，文武多舛。自宋神宗元丰二年“乌台诗案”起，苏轼一生，屡遭谗祸，三贬蛮荒，自黄州至惠州，终至孤悬海外的儋州，以至于他情不自禁地发出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的慨叹。彼时琼崖孤岛，烟瘴弥漫、文教荒芜、道路闭塞，是世人眼中天涯绝境、人生穷途。已近古稀之年的苏轼，身遭远谪、弃置荒蛮，常人早已悲戚颓唐、怨怼余生。而苏轼从不困于境遇，从不囿于悲苦。千年前渡海之夜，苦雨初收、长风散尽；千年后我等登临之日，天清海晏、物是人非。天地阴晴往复，人生起落浮沉。真正束缚身心的，从不是山海绝境，而是胸臆狭隘；真正成就风骨的，从来不是扬帆破浪，而是历经磨难仍向海图强的本心。

伫立船头，心潮千年。苏轼集儒释道经学于一身，但平生宦海沉浮，几度悲欢离合，尝尽人间甘苦。多少人曾因排挤贬谪，几近消沉颓废。唯苏轼能跳出境遇桎梏，于荒芜岁月修得本心清明，于绝境人生活出时空维度。苏轼在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中，抒发了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泰然心境，正是他豁达乐观的真实处世写照。

谪居儋耳三载，他不视珠崖为放逐囚地，反以山海为故乡。他获赦北归，登船辞别时，专为儋州故交黎子云作诗相赠，开篇即坦然直抒胸臆“我本儋耳民，寄生西蜀州”。在此一纸诗页中，苏轼不只流露了与故交“知君不相见，欲去且少留”的依依难舍之情，更道出了此去万里漂泊之苦，放下“平生生死梦”的官场执念，以山海为襟抱，以珠崖为寄托的精神归依。

而在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一诗中，苏轼在诗末以霸气、豪气、底气汇聚成的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更是写出了千古以来逆境人生最通透的答卷。这份豁达，非故作洒脱的矫情，而是阅尽沧桑后的通透；非无可奈何的宽慰，而是与命运和解、与天地共生的从容。苏轼之风，教人低谷不折风骨，困顿不失晴朗，风雨不忘本心，浮沉不废人格。

苏轼谪居儋州时，史料如是记载他的身份：琼州别驾、昌化军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没有签署公文的权力，某种意义上，他已远离朝堂权责，正如他之前描述的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那样赋闲吃喝。对于世俗的贬谪之人，通常是自保其命、独善其身。但于苏轼而言，无论是居庙堂之高，还是处江湖之远，抑或是身居显贵、身处潦倒，他都始终情系苍生、心怀黎民。

苏轼初到儋州时，田地荒废、水利失修，黎汉杂居、教化未开，民生凋敝。谪居三载，他放下仕官架子、褪去文人矜贵，留心乡土民情，向当地人传播中原农耕知识、技艺与生活理念，因地制宜改良生产方式，默默滋养南疆乡土、润泽一方百姓。他还深入黎村峒寨、体察民情，促进民族相融、邻里和谐。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，他克服蛮荒闭塞，开堂讲学、传文授道，启迪一方民智，点亮海南千年文教星火，培育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。

据载，宋元符二年即1099年，琼州学子姜唐佐赴儋州拜苏轼求学，辞别时苏轼在姜的扇子上亲笔题写赠诗两句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，并约定姜中举后补全七言律诗。奈何天公不遂人意，姜唐佐中举时，苏轼已逝。后姜唐佐持扇找到苏轼的弟弟苏辙，苏辙便在此二句上完成《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》一诗，诗中情不自禁地赞叹兄长为海南培养人才的贡献。

真正的强者，从不困于固有定式，从不囿于眼前困顿，总能于贫瘠中寻生机，于局限中开新局，于绝境中创新生。苏轼一生，思想通达、不拘陈腐，随境而变、顺势而新，在琼崖的荒远岁月里，将变通创新的人生智慧演绎到极致。

理政之道上，苏轼摒弃中原僵化刻板的治理范式，尊重海南海岛地缘特性、民俗风貌与族群特质。他以温润包容、亲民惠民的治世理念，重民生、顺民情、解民忧，开创贴合南疆乡土实际的基层治理思路，为古代海南的开发与治理注入中原文化的底蕴和根脉。

苏轼不写贬谪时的飘零之苦，集中笔墨写山海之阔、乡土之淳、生灵之美。他以雄浑开阔的笔力描摹琼崖风物，《别海南黎民表》《澄迈驿通潮阁》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等，极大拓展了古典诗词的题材疆域，让琼州山水载入中华文脉。贬谪儋州三年间，苏轼远离官场纷扰，潜心学术书稿“海南三书”（《论语说》《易传》《书传》）的注解、修订、定稿，完成了平生经学最大的成就，流芳千古。

烟火之计中，苏轼就地取材、随性匠心，依托海南本土物产，突破传统烹饪技法，推陈出新，创制了火烤生蚝等传世美食。他将颠沛流离的枯寂岁月，酿成热气腾腾的人间滋味，把平凡烟火过出雅致诗意，这也是苏轼贴近海南黎民生活的生命智慧。

驻足滩头，望眼海峡，先生北去，涛声依旧。千年岁月悠悠过，东坡宦海已尘封。但其豁达立身的胸襟、为民济世的情怀、破局创新的智慧，早已深深镌刻在琼崖山海之间。此番循踪，访东水古渡，听潮声往复，看山海从容。人生苦短，时不我待，须以苏轼为范，在处世精神、担当精神、创新精神上，竭尽绵薄之力报效家国。



《白夜》（版画） 张祯麒 作

樵村渔浦

通往赶海的路

■ 符海沧

“赶海听涛，就来临高！”——这句口号带着蓬勃的生命力走入大众视野，与网红阿康在家乡接连十几场倾情路演密不可分。作为祖辈临海而居的临高人，细细品读这句时髦响亮的文旅金句，我的思绪不觉间，仿佛踯躅行走在故乡那条通往赶海的路上……

我的老家在临高县调楼镇前南村。村子虽不像邻近的调楼村、抱才村那样，被视作典型的渔民村落，却已有五六百年农耕传承。从村口到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过八九百米，近海一片滩涂，当地人便直接以我们村名口口相传。近海而居，村里人多多少少都骄傲地自夸是“海边人”。

许多临高人都知晓，自美夏海滩沿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往西北而行，直至调楼、新盈一带海岸，藏着一片丰饶的海域。尤其是博纵海滩至罗堂湾近海，每逢大退潮，绵延长达七八公里的巨型珊瑚礁盘便展露出来。水下珊瑚长势繁茂，孕育出品类丰富的海洋微生物，为各类鱼、蟹、虾等海底动物构筑了绝佳栖居地；再加上文澜江等多条淡水溪流奔流入海，咸淡水交融，滋养着大海中的生灵，造就这片海域海鲜独有的肥美甘甜，正所谓吃口临高海鲜，幸福滋味翩跹。

“赶海捉鱼”，是临高海边代代延续的习俗。农历每月初一、十五及其前后两三天，便是赶海的绝佳时节。这片海岸的先民始于何时形成赶海传统，无从考证；从我记事起，赶海便是大海向当地渔民村民馈赠食物、改善渔民村民生计的重要途径。

我们村子离海虽近，但较早以前通往滩涂的道路却坎坷曲折，远非今日坦途。小时候听须发花白的祖辈说起，他们七八岁便跟随村里人前去赶海，那时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绕着村北坡地向西北延伸，穿过层层田埂、地垄，涉过溪涧，一路崎岖难行。碰到夜潮赶海之时，常有人被路边草丛绊倒；小道两侧荆棘丛生，部分路段草木遮蔽，人走其间，背影都望不着。待到人民公社组织“罗前坡”土地整治，村里才平整出数条纵横笔直的田间道路。每逢赶海之日，村中男女老少结伴出发，几乎人人背负竹篓、手握鱼叉，经常以海为生计者还携着渔网，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走向海边，步履轻快，眼里装满了对收获的期许。

那时赶海，常常满载而归。大潮退去后，大片黝黑礁石向海中铺展数公里，整片滩涂挤满赶海的乡人，大家在浅浅的礁石缝隙间摸鱼、捕蟹、抓虾。捕捉八爪鱼最是有趣：它们多藏身礁洞之中，只稍稍探出头部，有经验的赶海人，会把一只活螃蟹绑在小木竿上，伸入石缝诱引，待八爪鱼探出洞口，或以铁叉擒住，或是徒手将其捕获。记得一个晴暖的冬日下午，我跟随父亲去往那片滩涂赶海，亲眼看见一只巴掌大小的八爪鱼静栖礁石之上，伸手触碰的刹那，柔韧的触手牢牢吸附在了我的掌心，好不黏人！

那时候，赶海的收获，不仅填补了海边人家的温饱，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。数百年来，这片土地少有逃荒乞食之困。海边一带的乡人在耕海赶海的劳作里，始终感念大海无私慷慨的馈赠。

时代车轮永远向前滚动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。昔日为果腹奔赴海边滩涂的“赶海捉鱼”，慢慢变成今人寻海而来的“赶海听涛”，字眼之差似乎细微，却在细微之处照亮人们精神追求的转向：奔赴海岸，不再只为口腹的满足、味蕾的惬意，更意在触摸传统民俗、亲近山海自然，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。

就像我们村通往赶海的路，从最初坎坷弯曲、荒草缠绕的羊肠小径，到纵横交错的泥土田道，再到直通海岸的柏油公路；更令人惊叹的是，2023年一条如飘带般舒展的环岛旅游公路自村侧海岸绕过，县域公交路线也途经我们村，就连村里人去海边滩涂赶海路上的十字路口，都装上了红绿灯。回望海南建省之初的出行场景，今昔对照，道路变迁背后的时代脚步，不言而喻。

如今海南自贸港建设千帆竞发、百舸争流。越来越多远方来客跨越山海，或乘飞机、或渡舟船而来，踏上通往临高赶海听涛的坦途，亦可随心沿着旅游公路奔赴全岛各处海岸，观海听浪，自在徜徉。而那条从我们村伸向滩涂的赶海之路，依旧静卧在海岸边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与大海相守的记忆。

辞赋采珠

悼母辞

■ 清风

2026年9月3日凌晨三时，余护送慈母自海口还乡。其与病魔抗争六十又六日，终告不治，11月7日上午与世长辞，享年一百零一岁。连日哀思萦怀，“头七”泣作古风数阕以悼念。

一

丙午初冬至，慈母驾鹤去。
不复唤儿声，悲恸裂吾心。
温容如在目，细语犹聆听。
追思无尽处，苍天泪淋淋。

二

稚岁失严父，孤依寡母身。
髫年担家计，早尝世路辛。
荷锄种菜圃，养畜理家禽。
佣作资微补，苦况不忍陈。

三

归配吾父侧，贤淑秉坚贞。
卖蔗顶寒风，饲豚起五更。
妙手熬姜饴，汗滴满粮囤。
朝夕累折腰，宵分伤神形。

四

昔时家道薄，抚今常忧贫。
一物当三用，度日讲节省。
量入以为出，终身无债侵。
美誉传闾里，异口同敬尊。

五

天性自敦厚，心地本朴纯。
待人惯宽和，接物持谦仁。
乡邻遇困厄，执手相帮衬。
至今追懿迹，闻者泪湿巾。

六

一生凌霜梅，历寒傲骨存。
屡涉崎岖路，不作怨嗟声。
暮年罹病疾，衰躯力抗争。
遐龄越期颐，清福世难寻。

七

母本农家妇，不识圣贤文。
平日寡言语，端居无宏论。
行从点滴起，谋必可施行。
慧心掌家政，阖室得康宁。

八

早年多劳苦，晚岁享安淳。
壬申随子居，恬然卅四春。
闲庭信步走，知足乐天伦。
尘嚣未相扰，静对日月新。

九

哺育四儿女，茹苦又温馨。
谆谆垂训诲，嘱我做好人。
吃苦方成器，向善为本根。
守正裨社会，荣光耀门庭。

十

不羡车马喧，不比屋舍新。
唯葆真本色，清徽泽来昆。
不蓄财千金，不置田万顷。
唯留好家风，懿范传后生。

十一

慈怀牵骨肉，每念系儿孙。
灵前敬告慰，萱堂可安魂。
吾侪虽迟暮，永续母品行。
晚辈勤自励，行稳业皆臻。

十二

痛哉吾慈母，无由呼娘亲。
庭中失所恃，离悲彻骨深。
灵归清净土，德留久长春。
我今三泣拜，鸿恩永铭心。

西江月·游环新英湾
（外一首）

■ 万秀贤

落日熔金铺岸，余霞碎玉浮光。
一湾浩渺谱新章，遥伴渔歌晚唱。
云际鸥鸿翔集，潮边风物昌明。
临风缓步纳新凉，尽揽清晖佳境。

★清平乐·小住白马井

晴云朵朵，巨舶犁波过。
同倚长栏观落日，天际丹霞如火。
垂纶静立堤边，凝眸极目遥天。
潮涌宏图待展，沙头漫望云烟。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：2时05分 印完：5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